



舅舅的舅舅的舅舅叫什么？

湖南一家三代舅舅同堂冲上热搜



图片来源：@小大奎

近日，湖南郴州一家“小辈外甥和三代舅舅同堂”的视频引发热议，还冲上了热搜。

2月14日上午，视频拍摄者王璐回应称，视频是今年在舅公家拜年时拍摄，当时有人觉得很凑巧，自己就拍摄了该视频。

视频中，一个男孩和三名男子坐成一排，三名男子的年龄分别被标注为22岁、60岁和76岁。小的依次向大的喊“舅舅新年好”，大的给小的发红包。博主在评论区配文称，“外甥和舅舅四代同堂”。

视频拍摄者王璐介绍，此段视频里的四个人分别为自己的儿子、弟弟、舅舅和舅公。儿子6岁，弟弟在北京上大学，舅舅和舅公都在老家生活。

视频拍摄于前几日回郴州永兴县老家拜年期间，当天，很多亲戚朋友一起到舅公家拜年，视频就是在舅公家门口拍的。当天，大家聚在一起时，有人发现他们当中有三个舅舅，四代同堂，特别巧，于是，王璐在舅公家门口拍摄了一个“三个舅舅”给“三个外甥”发“连环”红包的视频，引来不少网友讨论。

王璐说，那天，到王璐舅公家拜年的亲戚有20余人，吃饭时摆了两桌。虽然她跟其中一些同辈的亲戚都不认识，但大家通过血缘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还是很开心。

王璐的妈妈介绍，视频中年纪最大的舅舅就是自己的舅舅，今年76岁，育有三个儿子，一直在老家生活，身体还

很硬朗。“我跟舅舅还有舅舅的孩子们一直都在走动，关系很好，他们家有喜事，像孩子考大学、结婚都会到场祝贺。”

王璐说，其实三个舅舅四代同堂的情况很多，并不少见，逢年过节也有不少人会走动，但如果是四个舅舅五代同堂的话，这种情况就罕见了。

视频发出后，引发了大量网友讨论，不少网友称“什么局才能凑齐连环四代舅舅”，“我觉得这很困难，不敢想”。还有人称，虽然他们还有血缘关系，但现实关系太疏远。也有网友称，过年外婆家组局摆个酒席，四代舅舅很容易凑齐。

不过，网友热议最多的，还是“舅舅的舅舅的舅舅该叫什么？”

有网友开玩笑表示，应该叫舅舅，因为是舅舅的幕次方；还有网友经查询，各地叫法不一，有太姥舅、太舅公、舅太太等多种称呼。

催趣：就是外婆的舅舅。比较难的是每代必须有一男一女。我家有个20岁的小伙子，他舅舅的舅舅的爸爸的舅舅还能在。

宋姐姐：舅公阿太。

明月照菩提：阿太，对爷爷以上所有长辈的称呼。

李真真：太舅舅。

-小贝-：舅舅，舅公，舅公公。

星星碎片：我妈就叫太舅公。

（据人民网、极目新闻）

OpenAI 首个视频生成模型发布

可用文本生成视频、虚拟与现实已分不清？Sora将带来什么？

近日，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推出了一款视频生成模型“Sora”。

OpenAI 的官网介绍称，使用这款模型可以用文本生成长达一分钟的视频，视频可具有多个角色、特定类型的运动、精确主题和背景细节等复杂场景。

该公司称，开发这一模型旨在教会人工智能理解和模拟运动中的物理世界，并训练其帮助人们解决需要现实世界互动的问题。

在针对“Sora”的介绍中，OpenAI 还指出，当前的模式存在弱点，可能难以准确地模拟复杂场景的物理表现，

也可能无法解释因果关系的具体实例，并举例称，视频很可能会出现一个人咬了一口饼干后，饼干上没有咬痕。

同时，该模型还可能混淆诸如左和右这类的空间细节。

对于“Sora”的面世，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数字经济专家刘兴亮称，这标志着 AI 技术在内容创作领域的一个新纪元。“技术创新的这一巨大飞跃，预示着 AI 在未来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刘兴亮表示，若是可以通过 AI 在计算机中创建视频素材，或许将对影视行业产

生重大影响。

刘兴亮称，AI 生成的视频可能减少了对人类演员、导演和其他创意角色的需求，从而影响到这个行业的就业。此外，随着 AI 技术的进步，传统的影视制作流程和商业模式也可能面临重塑。

不过，刘兴亮指出，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传统影视行业的消亡，而是需要与 AI 技术融合，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此外，版权、隐私和数据安全等问题也需要得到妥善解决。

（据澎湃新闻）



乌军弃守东部重镇

俄军猛攻阿夫杰耶夫卡终获重大胜利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17日凌晨宣布，乌军决定撤出顿涅茨克地区重镇阿夫杰耶夫卡，以免被俄罗斯军队围歼。

国际舆论认为，乌克兰危机升级两周之际，夺取阿夫杰耶夫卡是俄军去年5月攻克交通要地巴赫穆特（俄方称阿尔乔莫夫斯克）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

乌军方作出重要决定

法新社报道，这是瑟尔斯基本月8日就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后作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按照他的说法，撤军是为“避免被围以及保护军人生命和健康”。

负责阿夫杰耶夫卡防御作战的乌军指挥官亚历山大·塔尔纳夫斯基17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收到的命令，阿夫杰耶夫卡的乌军部队已移防至指定阵地。在俄军以10比1的炮火优势进攻和不断轰炸下，撤军是乌军唯一正确抉择。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正在德国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日在记者会上表示，数日来阿夫杰耶夫卡局势异常艰难，乌军领导层的首要任务是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官兵生命。

乌俄双方炮兵火力悬殊

西方舆论认为，阿夫杰耶夫卡失守是西方国家对乌军事援助迟缓、乌军弹药短缺所致。按照塔尔纳夫斯基的说法，该交战地的乌俄双方炮兵火力对比是1比10。

（据新华社）

台方驱离大陆渔船致2死

国台办：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7日表示，2月14日发生的台湾方面粗暴驱离大陆渔船致两名渔民遇难恶性事件，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朱凤莲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渔民自古以来在厦金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根本不存在所谓“禁止、限制水域”一说。大陆方面对台湾同胞充满善意，但对台方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行径也决不容忍。台方应尽快放船放人，做好善后工作，查明事实真相并严肃处置相关负责人，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

（据新华社）

匈牙利总理：将很快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7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匈牙利议会可能在2月晚些时候召开的春季会议上，批准瑞典加入北约。

据报道，欧尔班表示：“这是个好消息，我们与瑞典的争端很快就会得到解决。”

他还补充道，已和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采取措施“重建两国之间的信任”，但没有透露具体步骤。

报道还称，匈牙利议会将于2月26日开幕。

瑞典在近两年前申请加入北约，匈牙利是唯一尚未批准瑞典申请的北约国家。据报道，拖延进程导致匈牙利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并引起其盟友的担忧。

（据中新网）



我当“灯头”

肖又铮

说到“灯头”，有人或许以为是指电灯的灯座吧？答案是否定的。你可知道，在我们老家，过去，有一个龙年必舞龙灯的习俗。而组织者，就被称为“灯头”。现在我已耄耋之年，想起少年时当“灯头”的场景，依然感觉到乐趣无穷。

在我的家乡米亭一带，村民们为表达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愿景，在农历正月十五的前几天，会以村为单位组织舞龙灯，而“灯头”的确定往往是按照居住屋场上下左右位置，逐年轮流由一户的户主担任。那年，我住在老家，正轮流到担任此职。刚过春节，我立即和几位邻友筹划起舞龙灯的事情。别看这是一件娱乐活动，组织起来挺费心思。正月初五，我向当过“灯头”的长辈拜过年，就请教当“灯头”的经验。

为把龙灯舞得有滋有味，我狠下工夫，认真组织了三套班子。首先就是操练舞龙技艺的班子。龙灯要挨家挨户进，每户大约要玩20分钟，如果玩不出一点名堂，主人不满意，观众也不会喝彩。我叫两位技艺娴熟的老手，从初七开始，领着10多位眼明手快、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用稻草扎成草龙，认真操练起来。其次就是后勤班子。好几位热情的邻友逐户收集经费之后，就是分头准备龙灯的龙头、龙身、龙尾和排灯。我们有个规矩，龙头必定由前一年本村第一位生小孩的人家准备，这意味着祥龙是给予孙带来福气的。不过，有精湛手艺的人才能做好龙头，将竹条精心扎成架子，糊上白色透明纸，涂上各种颜色的龙头，形态十分逼真，有角、有嘴、有眼、有胡须，既威武雄壮，又漂漂亮亮。龙身由九节组成，每节用细篾扎成圆筒形，外糊透明纸，才能做成美观耐用的龙身。龙尾亦用细篾扎成鱼尾形。最后，用红布带将龙头、龙身、龙尾连起来并在各节内点上蜡烛，即为一套生龙盎然的灯笼。第三套班子则是乐器班子。我觉得往

年敲锣打鼓吹喇叭的，有点滥竽充数，这次我请来一位

乐师特意进行指点，大伙乐得兴奋不已。

“咚咚锵，咚咚锵”，那个龙年，正月十三日上午10时28分，在上屋场第一家，由我这个“灯头”给龙头“点睛”之后，色彩艳丽的龙灯准备舞动起来了！舞龙头的肖满爷领着小伙伴们而表演“黄龙下海”“金龙抢注”，时而表演“二龙抢宝”“老龙翻身”“金鸡报晓”“金龙过海”，是那样惟妙惟肖，那样生机勃勃！82岁的四叔拖着拐杖，笑得前仰后合，很少出门的树嫂子，也从家里带来千响的鞭炮，乐滋滋地燃放起来……

入夜，亮着烛光的龙灯成为乡村独特的风景。放眼望去，我们村有6支舞龙队活跃在田垄里，处处灯光闪耀，锣鼓喧天，一片欢乐的海洋。伴着连续不断的鞭炮声、火铳声、锣鼓声，我提着“亮壳子”（为灯头特制小灯笼）开道，然后是贴着“五谷丰登”等字样的排灯，龙灯晃头摇尾，走进每一户乡亲家。“门迎百福福星照，户纳千祥祥云腾。勤俭人家春来早，老少皆欢喜盈门。”我脱口而出的几句开场白，引得舞龙灯的健将精神焕发，劲头倍增，看到他们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忽前忽后的矫健动作，主人喜笑颜开，赶来观看的小朋友将堂屋和前坪围得水泄不通。突然，除灯笼各节有灯光外，其他灯光全熄，灯笼在鞭炮与焰火余晖中飞舞，十分壮观。说也巧，那年灯笼亮到我，玩得十分尽兴之时，龙头突然燃起大火，将外面的红绸也烧起来。当即堂屋里“啊哟”“噻天”，都说这是吉祥之兆，屋子里鞭炮炸得更响了……

就这样，那年我们连续玩到正月十五晚十时左右，我领着龙灯来到一条溪水边，意为祥龙归海，鸣铳手鸣铳三响，大家向着夜空抱拳三鞠躬，然后熄灭烛光，龙尾在前，龙头在后，沿着小路，寂静无声地回到村部，全部活动到此结束。几天时间，我虽累得东倒西歪，但心中时时充盈着喜悦。我深深体会到，和乡亲们共欢乐，确实享受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

回望朱亭

曾立力



近来，我时常在恍惚的梦境里回望过往，常常看见那个在老街上行走的少年。他总是挽着裤腿，打着赤脚行走在石板街上，湿漉漉的脚印，如一串串散落在青石板上的梨花。叩响的脚步声，惊得邻家的鸡四处逃窜，鸡飞狗跳的，一片狼藉。

或是像一只鸟，扶摇直上，在天空中飞翔。当它停憩在树枝头、屋檐上时，总是要提心吊胆地四处张望，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心怀叵测的少年，躲在不远处某个隐蔽的地方，正手擎弹弓向它瞄准。

我始终没弄清楚自己是那个少年，还是那只鸟。醒来时，一身汗，还有回望。那是一个人的故园，也是一个人的原乡。

父亲是位老师，调动频繁；年少时，我随父亲沿湘江畔辗转多地；年老了，那些临江边的古镇经常出现在梦境里。

梦境像晨雾一样缥缈，从街口的新华书店前，沿一条青石板街，顺着斜斜的坡势缓缓地江边延伸，古老的合面街很窄，像是一条狭长的山谷？一截被人随意遗落在江边的竹筒？阳光在街面上跳跃。

而穿过拱门来到江边的大码头上，却是豁然开阔。这儿是湘江与耒水港的交汇处，极目远眺，江风扑面，烟波浩渺，水天一色。

整座码头全用清一色的麻石砌成，有高痕、有猫迹，如诉如歌。见证了多少人事更迭、历史沉浮？

大码头风大，吹得人眼睛迷离，时光像风一样奔跑。遥望当年，燕人张翼德征战吴地，许是在此挺着丈八蛇矛、迎着江风，纵马洄渡而来吧；诗圣杜甫漂泊捱州，应是远眺凝望过这片水域；朱张携手同游，想必是就近系统登岸，结庐讲学的；齐白石去萧府拜师学艺，李立去岳家叩谢清安，定是在这儿乘船，往返东西两岸……一座古镇因一位历史文化名人而得名，自是遍地文化、古迹。

任凭江风翻开泛黄的页码，那年，我独自一人去看父亲，父亲在对河荷包洲上的四中教书，就是沿着这条老街去过渡的。那是个刮风下雨天，因人小力气小，我撑把雨伞像撑着沉重的盾牌，顶着风雨前行，趟起趟起。

上船时一下没撑住，人被刮到江里，要不是旁人拉我一把，人也险些掉到江里。大码头的风，真大。

父亲是龙潭书院毕业的。父亲说，龙潭水深，那时龙潭里有一种湘江流域罕见的名贵鱼，很好吃。后来龙潭被毁，这鱼也就绝种了。

父亲教了几十年的书，退休后曾在米亭卫校、原龙潭书院旧址办学。我写了篇“昔日朱子讲学地，今日又闻读书声”的通讯，刊登在《株洲日报》，好让父亲寄给

图片来自包图网

诗词选登

异客

吴晓彬

早晨，阳光还很柔和，打在指路牌上泛起金光。赶早班的人们涌入地铁像河道里的石头相互挤压着往前走。我多想看清楚他们的脸到傍晚，又将从这里出来这时，他们仿佛被晒干的向日葵低下沉重的头，回到自己房间。当我注视窗外不属于我的灯盏，听到隔壁业主不断争吵时，又陷入了沉默

女孩

吴晓彬

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女孩她的脸出现在玻璃窗上从我的视角只能看到她的侧脸相比她的坐姿我更喜欢她脸上的绯红和我见过的那些女孩很不同一直到下午她都没有发现我在注视她

远在台湾的“龙潭书院同学会”，办学经费是他们筹集来的。

父亲当了十余年的校长，后因年岁已高，生源不足，学校停办。琅琅书声，戛然而止。如今家父早已过世，想必他的那些同学也没几位在世了。学校没能继续办下去，终成一大憾事。

我不敢对米亭下个地域性概念，言过其实有失偏颇，却只知道米亭有历史有文化有积淀，过去多少年沿江一带邻近的几座集镇，就数米亭最为繁华热闹。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万人空巷，活力四射。

然而，前几次去米亭老街，带给我的却是忧心忡忡。老街上人烟稀少，沉重的木门扇扇紧闭，街道破烂不堪，矮墙边、瓦楞上长出了藜草……我站在大码头上，望着滔滔江水，不由得不喟然长叹：世间谁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

如果说城市化带给我们的只是古村镇的没落，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只有蜗居在城市钢筋水泥的建筑里，那么这样的进程带给我们的到底是进化，还是退化？如何留住住乡愁呢？

当商品经济的价值被人抬到个吓人的境地时，也许我们最不应该忽视的就是文化的价值。凤凰古城、因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等文化名人而兴，闻名遐迩。带动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繁荣，其文化价值不可估量。

上次来米亭却截然不同，恰逢洞口区举办全国象棋赛，十六支代表队参赛，怕有好几十桌。下棋的、观棋的、拍照的，人头攒动，甚是热闹。政府搭台，人气很旺，全不见了往日的冷清。

五号山谷里的房舍被翻修一新，水榭楼台，长廊亭子，曲径通幽。民宿古朴新潮，老街旧貌换新颜，洋洋洒洒，大手笔。

港街边开了几家非遗传承人的木雕店、蓆织店，还有几处专卖本地特产麦芽糖等糕点、瓜果的店，生意兴隆。

站在大码头上凭栏远眺，一江碧水辉映，满河玉浪银霞，游船穿梭往来，游人如织，是个休闲度假的好地方。大码头的风，是文化之风，旅游之风，新时代的金风！

阳光照得人身上暖烘烘的，人们的热情写满脸膛，继续清风牵手前行。此次来我不是参赛选手，自然没有下棋，也没买什么，带走什么，我消受的只是一种文化而已。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人们慕名而来。占天时地利人和，假以时日，持之不懈，米亭的繁华定会再现。

返程时，我再一次地回望米亭，沐浴在初冬阳光下的千年古镇、五号山谷，熠熠生辉。我想，总是人来人往就好。